

東坡集

二十四

第三函用

序

史記

東坡集卷第二十四

叙十四首

南行前集叙一首

夫昔之爲文者非能爲之爲工乃不能不爲之爲工也山川之有雲草木之有華實充滿勃鬱而見於外夫雖欲無有其可得耶自少聞家君之論文以爲古之聖人有所不能自己而作者故軾與弟轍爲文至多而未嘗敢有作文之意已亥之歲侍行適楚舟中無事博奕飲酒非所以爲閨門之歡而山川之秀美風俗之朴陋賢人君子之遺跡與凡耳目之所接者雜然有觸於中而發於咏歎蓋家君之作與弟轍之文皆在凡一百篇謂之南行集將以識一時之事爲他日之所尋繹且以爲得於談笑之間而非勉強所爲之文也時十二月八日江陵驛書

送章子平詩叙一首

觀進士登科錄自天聖初訖于嘉祐之末凡四千五百一十有七人其貴且賢以名聞於世者蓋不可勝數數其上之三人凡三十有九而不至於公卿者五人而已可謂盛矣詩曰誕后稷



之穡有相之道我 仁祖之於士也亦然較之
以聲律取之以糊名而異人出焉是何術哉目
之所閱手之所歷口之所及其人未有不碩大
光明秀傑者也此豈人力乎天相之也天之相
人君莫大於以人遺之其在位之三十五年進
士蓋十舉矣而得吾子平以爲首子平以文章
之美經術之富政事之敏守之以正行之以謙
此功名富貴之所迫逐而不赦者也雖微舉首
其孰能加之然且困躓而不信十年於此矣意
者任重道遠必老而後大成歟不然我 仁祖
之明而天相之遺之人以任其事而豈徒然哉
熙寧三年冬子平自右司諫直集賢院出牧鄭
州士大夫知其將用也十一月丁未會于觀音
之佛舍相與賦詩以餞之余於子平爲同年友
衆以爲宜爲此文也故不得辭

牡丹記叙一首

熙寧五年三月二十三日余從太守沈公觀花
於吉祥寺僧守璘之圃圃中花千本其品以百
數酒酣樂作州人大集金槃綵籃以獻于坐者
五十有三人飲酒樂甚素不飲者皆醉自輿臺

卓隸皆插花以從觀者數萬人明日公出所集牡丹記十卷以示客凡牡丹之見於傳記與栽植接養剝治之方古今詠歌詩賦下至怪竒小說皆在余既觀花之極盛與州人共遊之樂又得觀此書之精究博備以爲三者皆可紀而公又求余文以冠于篇蓋此花見重於世三百餘年窮妖極麗以擅天下之觀美而近歲尤復變態百出務爲新奇以追逐時好者不可勝紀此草木之智巧便佞者也今公自耆老重德而余又方憊迂闊舉世莫與爲比則其於此書無乃皆非其人乎然鹿門子常怪宋廣平之爲人意其鐵心石腸而爲梅花賦則清便艷發得南朝徐庾體今以余觀之凡託於椎陋以眩世者又豈足信哉余雖非其人強爲公紀之公家書二萬卷博覽強記遇事成書非獨牡丹也

送杭州進士詩叙一首

右登彼公堂四章章四句太守陳公之詞也蘇子曰士之求仕也志於得也仕而不志於得者僞也苟志於得而不以其道視時上下而變其學曰吾期得而已矣則凡可以得者無不爲也

而可乎昔者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孔子善之曰招虞人以皮冠夫旌與皮冠於義未有損益也然且不可而況使之棄其所學而學非其道歟熙寧五年錢塘之士貢於禮部者九人十月乙酉燕于中和堂公作是詩以勉之曰流而不反者水也不以時遷者松栢也言水而及松栢於其動者欲其難進也萬世不移者山也時飛時止者鴻鴈也言山而及鴻鴈於其靜者欲其及時也公之於士也可謂周矣詩曰無言不驕無德不報二三子何以報公乎

邵茂誠詩集叙一首

貴賤壽夭天也賢者必貴仁者必壽人之所欲也人之所欲適與天相值實難譬如匠慶之山而得成虞豈可常也哉因其適相值而責之以常然此人之所以多怨而不通也至於文人其窮也固宜勞心以耗神盛氣以忤物未老而衰病無惡而得罪鮮不以文者天人之相值既難而人又自賊如此雖欲不困得乎茂誠諱迎姓邵氏與余同年登進士第十有五年而見之於吳興孫莘老之坐上出其詩數百篇余讀之彌

月不厭其文清和妙麗如晉宋間人而詩尤可愛咀嚼有味雜以江左唐人之風其爲人篤學強記恭儉孝友而貫穿法律敏於吏事其狀若不勝衣語言氣息僅屬余固哀其任衆難以瘁其身且疑其將病也踰年而茂誠卒又明年余過高郵則其喪在焉入哭之敗幃瓦燈塵埃蕭然爲之出涕太息夫原憲之貧顏回之短命揚雄之無子馮衍之不遇皇甫士安之篤疾彼遇其一而人哀之至今而茂誠兼之豈非命也哉余是以錄其文哀而不怨亦茂誠之意也

錢塘勤上人詩集叙一首

昔翟公罷廷尉賓客無一人至者其後復用賓客欲往翟公大書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世以爲口實然余嘗薄其爲人以為客則陋矣而公之所以待客者獨不爲小哉故太子少師歐陽公好士爲天下第一士有一言中於道不遠千里而求之甚於士之求公以故盡致天下豪俊自庸衆人以顯於世者固多矣然士之負公者亦時有蓋嘗慨然太息以人之難知爲好士者

之戒意公之於士自是少倦而其退老於潁水之上余往見之則猶論士之賢者唯恐其不聞於世也至於負己者則曰是罪在我非其過翟公之客負公於死生貴賤之間而公之士叛公於瞬息俄頃之際翟公罪客而公罪己與士益厚賢於古人遠矣公不喜佛老其徒有治詩書學仁義之說者必引而進之佛者惠勤從公遊三十餘年公常稱之爲聰明才智有學問者尤長於詩公薨於汝陰余哭之於其室其後見之語及於公未嘗不涕泣也勤固無求於世而公又非有德於勤者其所以涕泣不忘豈爲利也哉余然後益知勤之賢使其得列於士大夫之間而從事於功名其不負公也審矣熙寧七年余自錢塘將赴高密勤出其詩若干篇求余文以傳於世余以爲詩非待文而傳者也若其爲人之大略則非斯文莫之傳也

晁君成詩集引

達賢者有後張湯是也張湯宜無後者也無其實而竊其名者無後揚雄是也揚雄宜有後者也達賢者有後吾是以知蔽賢者之無後也無

其實而竊其名者無後吾是以知有其實而辭
其名者之有後也賢者民之所以生也而蔽之
是絕民也名者古今之達尊也重於富貴而竊
之是欺天也絕民欺天其無後不亦宜乎故曰
達賢者與有其實而辭其名者皆有後吾常誦
之云爾乃者官於杭杭之新城令晁君君成諱
端友者君子人也吾與之遊三年知其爲君子
而不知其能文與詩而君亦未嘗有一語及此
者其後君既沒於京師其子補之出君之詩三
百六十篇讀之而驚曰嗟夫詩之指雖微然其
美惡高下猶有可以言傳而指見者至於人之
賢不肖其深遠茫昧難知蓋甚於詩今吾尚不
能知君之能詩則其所謂知君之爲君子者果
能盡知之乎君以進士得官所至民安樂之惟
恐其去然未嘗以一言求於人凡從仕二十有
三年而後改官以沒由此觀之非獨吾不知舉
世莫之知也君之詩清厚靜深如其爲人而每
篇輒出新意竒語宜爲人所共愛其勢非君深
自覆匿人必知之而其子補之於文無所不能
博辯俊偉絕人遠甚將必顯於世吾是以益知

有其實而辭其名者之必有後也昔李郃爲漢中候吏和帝遣二使者微服入蜀館於郃郃以星知之後三年使者爲漢中守而郃猶爲候吏人莫知之者其博學隱德之報在其子固詩曰豈弟君子神所勞矣

鳧繹先生詩集叙一首

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史之不闕文與馬之不借人也豈有損益於世也哉然且識之以爲世之君子長者日以遠矣後生不復見其流風遺俗是以日趨

於智巧便佞而莫之止是二者雖不足以損益而君子長者之澤在焉則孔子識之而沉其足以損益於世者乎昔吾先君適京師與鄉士大夫游歸以語軾曰自今以往文章其日工而道將散矣士慕遠而忽近貴華而賤實吾已見其兆矣以魯人鳧繹先生之詩文十餘篇示軾曰小子識之後數十年天下無復爲斯文者也况生之詩文皆有爲而作精悍確苦言必中當出之過鑿鑿乎如五穀必可以療飢斷斷乎如藥石必可以伐病其遊談以爲高枝詞以爲觀美

者先生無一言焉其後二十餘年先君既沒而其言存士之爲文者莫不超然出於形器之表微言高論旣已鄙陋漢唐而其反復論難正言不諱如先生之文者世莫之貴矣軾是以悲於孔子之言而懷先君之遺訓益求先生之文而得之於其子復乃錄而藏之先生諱太初字醇之姓顏氏先師充公之四十七世孫云

徐州鹿鳴燕賦詩叙一首

余聞之德行興賢太高而不可考射御選士已卑而不足行永惟三代以來莫如吾宋之盛始

於鄉舉率用韋平之一經終於廷策庶幾晁董之三道眷此房心之野實惟孝秀之淵元豐元年三郡之士皆舉於徐九月辛丑晦會于黃樓修舊事也庭實旅百貢先前列之龜工歌拜三義取食野之鹿是日也天高氣清水落石出仰觀四山之晻曖俯聽二洪之怒號眷焉顧之有足樂者於是講廢禮放鄭聲部刺史勸駕鄉先生在位群賢畢集逸民來會以謂古者於旅也語而君子會友以文爰賦筆札以侑樽俎載色載笑有同於泮水一觴一詠無愧於山陰真禮

義之遺風而太平之盛節也大夫庶士不鄙謂
余屬爲斯文以舉是禮余於嘉祐之末以進士
入官偶儷之文疇昔所上揚雄雖悔於少作鍾
儀敢廢於南音貽諸故人必不我誚也

王定國詩集叙一首

太史公論詩以爲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誅
而不亂以余觀之是特識變風變雅耳烏覩詩
之正乎昔先王之澤衰然後變風發乎情雖衰
而未竭是以猶止於禮義以爲賢於無所止者
而已若夫發於性止於忠孝者其詩豈可同日

而語哉古今詩人衆矣而杜子美爲首豈非以
其流落飢寒終身不用而一飯未嘗忘君也歟
今定國以余故得罪貶海上三年一子死貶所
一子死于家定國亦病幾死余意其怨我甚不
敢以書相聞而定國歸至江西以其嶺外所作
詩數百首寄余皆清平豐融藹然有治世之音
其言與志得道行者無異幽憂憤歎之作蓋亦
有之矣特恐死嶺外而天子之恩不及報以忝
其父祖耳孔子曰不怨天不尤人定國且不我
怨而肯怨天乎余然後廢卷而歎自恨期人之

淺也又念昔者定國過余於彭城留十日往反作詩幾百餘篇余苦其多畏其敏而服其工也一日定國與顏復長道游泗水登栢山吹笛飲酒乘月而歸余亦置酒黃樓上以待之曰李太白死世無此樂三百年矣今余老不復作詩又以病止酒閉門不出門外數步即大江經月不至江上眊眊焉真一老農夫也而定國詩益工飲酒不衰所至窮山水之勝不以厄窮衰老改其度今而後余之所畏服於定國者不獨其詩也

東坡集卷第二十四
十一
聖散子叙一首

昔嘗覽千金方三建散云風冷痰飲癥癖瘖瘡無所不治而孫思邈特爲著論以謂此方用藥節度不近人情至於救急其驗特異乃知神物效靈不拘常制至理開惑智不能知今僕所蓄聖散子殆此類耶自古論病惟傷寒最爲危急其表裏虛實日數證候應汗應下之類差之毫釐輒至不救而用聖散子者一切不問凡陰陽二毒男女相易狀至危急者連飲數劑即汗出氣通飲食稍進神守宇復更不用諸藥連服取

差其餘輕者心額微汗正爾無恙藥性微熱而
嗚毒發狂之類服之即覺清涼此殆不可以常
理詰也若時疫流行平旦於大釜中煮之不問
老少良賤各服一大盞即時氣不入其門平居
無疾能空腹一服則飲食倍常百疾不生真濟
世之具衛家之寶也其方不知所從出得之於
眉山人巢君穀穀多學好方秘惜此方不傳其
子余苦求得之謫居黃州比年時疫合此藥設
之所活不可勝數巢初授余約不傳人指江水
爲盟余竊隘之乃以傳蘄水人龐君安時安時
以善醫聞於世又善著書欲以傳後故以授之
亦使巢君之名與此方同不朽也

田表聖奏議叙一首

故諫議大夫贈司徒田公表聖奏議十篇嗚呼
田公古之遺直也其盡言不諱蓋自敵以下受
之有不能堪者而況於人主乎吾是以知二宗
之聖也自太平興國以來至于咸平可謂天下
大治千載一時矣而田公之言常若有不測之
憂近在朝夕者何哉古之君子必憂治世而危
明主明主有絕人之資而治世無可畏之防夫

有絕人之資必輕其臣無可畏之防必易其民此君子之所甚懼也方漢文時刑措不用兵革不試而賈誼之言曰天下有可長太息者有可流涕者有可痛哭者後世不以是少漢文亦不以是甚賈誼由此觀之君子之遇治世而事明主法當如是也誼雖不遇而其所言略已施行不幸早世功烈不著於時然誼嘗建言使諸侯王子孫各以次受分地文帝未及用歷孝景至武帝而主父偃舉行之漢室以安今公之言十未用五六也安知來世不有若偃者舉而行之歟願廣其書於世必有與公合者此亦忠臣孝子之志也

樂全先生文集叙一首

孔北海志大而論高功烈不見于世然英偉豪傑之氣自爲一時所宗其論盛孝章郝鴻豫書慨然有烈丈夫之風諸葛孔明不以文章自名而開物成務之姿綜練名實之意自見於言語至出師表簡而盡直而不肆大哉言乎與伊訓說命相表裏非秦漢以來以事君爲悅者所能至也常恨二人之文不見其全今吾樂全先生

張公安道其庶幾乎嗚呼士不以天下之重自任久矣言語非不工也政事文學非不敏且博也然至於臨大事鮮不忘其故失其守者其器小也公爲布衣則頽然已有公輔之望自少出仕至老而歸未嘗以言徇物以色假人雖對人主必同而後言毀譽不動得喪若一真孔子所謂大臣以道事君者世遠道散雖志士仁人或少貶以求用公獨以邁往之氣行正大之言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上不求合於人主故雖貴而不用用而不盡下不求合於士大夫故悅公

者寡不悅者衆然至言天下偉人則必以公爲首公盡性知命體乎自然而行乎不得已非蘄以文字名世者也然自慶曆以來訖元豐四十餘年所與人主論天下事見于章疏者多矣或用或不用而皆本於禮義合於人情是非有考於前而成敗有驗於後及其他詩文皆清遠雄麗讀者可以想見其爲人信乎其有似於孔北海諸葛孔明也軾年二十以諸生見公成都公一見待以國士今三十餘年所以開發成就之者至矣而軾終無所效尺寸於公者獨求其文

集手校而家藏之且論其大略以待後世之君子昔曾魯公嘗爲軾言公在人主前論大事他人終日反復不能盡者公必數言而決粲然成文皆可書而誦也言雖不盡用然慶曆以來名臣爲人主所敬莫如公者公今年八十一杜門却掃終日危坐將與造物者游於無何有之鄉言且不可得聞而況其文乎凡爲文若干卷若干首

范文正公文集叙一首

慶曆三年軾始摠角入鄉校士有自京師來者

東坡集卷二二四

十一

七

以魯人石守道所作慶曆聖德詩示鄉先生軾從旁竊觀則能誦習其詞問先生以所頌十一人者何人也先生曰童子何用知之軾曰此天人也耶則不敢知若亦人耳何爲其不可先生竒軾言盡以告之且曰韓范富歐陽此四人者人傑也時雖未盡了則已私識之矣嘉祐二年始舉進士至京師則范公沒旣葬而墓碑出讀之至流涕曰吾得其爲人蓋十有五年而不一見其面豈非命也歟是歲登第始見知于歐陽公因公以識韓富皆以國士待軾曰恨子不識

范文正公其後三年過許始識公之仲子今丞
相堯夫又六年始見其叔彝叟京師又十一年
遂與其季德孺同僚于徐皆一見如舊且以公
遺藁見屬爲叙又十三年乃克爲之嗚呼公之
功德蓋不待文而顯其文亦不待叙而傳然不
敢詞者自以八歲知敬愛公今四十七年矣彼
三傑者皆得從之游而公獨不識以爲平生之
恨若獲挂名其文字中以自託於門下士之末
豈非疇昔之願也哉古之君子如伊尹太公管
仲樂毅之流其王霸之略皆定於畎畝中非仕

而後學者也淮陰侯見高帝於漢中論劉項短
長畫取三秦如指諸掌及佐帝定天下漢中之
言無一不酬者諸葛孔明卧草廬中與先王策
曹操孫權規取劉璋因蜀之資以爭天下終身
不易其言此豈口傳耳受嘗試爲之而僥倖其
或成者哉公在天聖中居太夫人憂則已有憂
天下致太平之意故爲萬言書以遺宰相天下
傳誦至用爲將擢爲執政攷其平生所爲無出
此書者今其集二十卷爲詩賦二百六十八爲
文一百六十五其於仁義禮樂忠信孝弟蓋如

飢渴之於飲食欲須臾忘而不可得如火之熱
如水之濕蓋其天性有不得不然者雖弄翰戲
語率然而作必歸於此故天下信其誠爭師尊
之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非有言也德之發於
口者也又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非能戰也德
之見於怒者也元祐四年四月二十一日

居士集叙一首

夫言有大而非夸達者信之衆人疑焉孔子曰
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孟
子曰禹抑洪水孔子作春秋而予距楊墨蓋以

是配禹也文章之得喪何與於天而禹之功與
天地並孔子孟子以空言配之不巳夸乎自春
秋作而亂臣賊子懼孟子之言行而揚墨之道
廢天下以爲是固然而不知其功孟子既沒有
申商韓非之學違道而趣利殘民以厚主其說
至陋也而士以是罔其上上之人僥倖一切之
功靡然從之而世無大人先生如孔子孟子者
推其本末權其禍福之輕重以救其惑故其學
遂行秦以是喪天下陵夷至於勝廣劉項之禍
死者十八九天下蕭然洪水之患蓋不至此也

方秦之未得志也使復有一孟子則申韓為空
言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者
必不至若是烈也使揚墨得志於天下其禍豈
減於申韓哉由此言之雖以孟子配禹可也太
史公曰蓋公言黃老賈誼晁錯明申韓錯不足
道也而誼亦為之余以是知邪說之移人雖豪
傑之士有不免者況衆人乎自漢以來道術不
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晉以老莊亡梁以
佛亡莫或正之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
愈配孟子蓋庶幾焉愈之後三百有餘年而後
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著禮
樂仁義之實以合於大道其言簡而明信而通
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
師尊之自歐陽子之存世之不說者譁而攻之
能折困其身而不能屈其言士無賢不肖不謀
而同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宋興七十餘年民
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聖景祐極矣而斯文終
有愧於古士亦因陋守舊論卑而氣弱自歐陽
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為高以救時
行道為賢以犯顏納說為忠長育成就至嘉祐

末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爲多嗚呼此豈人力也哉非天其孰能使之歐陽子沒十有餘年士始爲新學以佛老之似亂周孔之實識者憂之賴天子明聖詔修取士法風厲學者專治孔氏黜異端然後風俗一變考論師友淵源所自復知誦習歐陽子之書予得其詩文七百六十六篇於其子棐乃次而論之曰歐陽子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此非余言也天下之言也歐陽子諱脩字永叔旣老自謂六一居士云

字說三首

東坡集卷第二十四

文與可字說一首

鄉人皆好之何如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足以爲君子乎曰未也孔子爲問者言也以爲賢於所問者而已君子之居鄉也善者以勸不善者以耻夫何惡之有君子不惡人亦不惡於人子夏之於人也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歟於人何所不容

我之不賢歟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子張之意豈不曰與其可者而不可者自遠乎使不可者而果遠也則其爲拒也甚矣而子張何惡於拒也曰惡其有意於拒也夫苟有意於拒則天下相率而去之吾誰與居然則孔子之於孺悲也非拒歟曰孔子以不肖教誨者非拒也夫苟無意於拒則可者與之雖孔子子張皆然吾友文君名同字與可或曰爲子夏者歟曰非也取其與不取其拒爲子張者也與可之爲人也守道而忘勢行義而忘利脩德而忘名與爲人不義雖祿之千乘不顧也雖然未嘗有惡於人亦莫之惡也故曰與可爲子張者也

楊薦字說一首

楊君以其所名薦請字於余余字之尊己而告之曰古之君子佩玉而服韍戴冕而垂旒一獻之禮賓主百拜俯僂而後食夫所爲飲食者爲飽也所爲衣服者爲煖也若直曰飽煖而已則夫古之君子其無乃爲紛紛而無益迂闊而過當邪蓋君子小人之分生於足與不足之間若是足以已矣而必爲之節文故其所以養其身

者甚周而其所以自居者甚高而可畏凜乎其
若處女之在閨也兢兢乎其若懷千金之璧而
行也夫是以不仁者不敢至於其墻不義者不
敢過其門惟其所爲者止於足以已矣之間則
人亦狎之而輕加之以不義由此觀之凡世之
所謂紛紛而無益迂闊而過當者皆君子之所
以自尊也易曰藉用白茅無咎孔子曰苟錯諸
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地非不足錯也
而必茅之爲藉是君子之過以自尊也予欲揚
君之過以自尊故因其名薦而取諸易以爲之

字揚君有俊才聰明果敢有過於人而余獨憂
其所以自愛重者不至而已矣

張厚之忠甫字說一首

張厚之忠甫樂全先生子也美才而好學信道
而篤志先生名之曰恕而其客蘇軾子瞻和仲
推先生之意字之曰厚之又曰忠甫且告之曰
事有近而用遠言有約而義博者渴必飲飢必
食食必五穀飲必水此夫婦之愚所共知而聖
人之智所不能易也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
恕也仁者得之而後仁智者得之而後智施於

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間無所適而不可是飢渴飲食之道也故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而孔子亦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夫驕且吝豈非不恕而已乎人而能恕也雖孔子可庶幾人而不能恕雖周公不足觀也先生之所以遺子者至矣吾不能加毫末於此矣然而曾子謂之忠恕詩人謂之忠厚以吾觀之忠與恕與厚是三言者聖人之所謂一道也或謂之穀或謂之米或謂之飯此豈一物也哉然謂穀米謂米飯則不可故吾願子貫三言而并佩之將有爲也將有言也必反而求之曰吾未恕乎未厚乎未忠乎自反而恕矣厚矣忠矣然後從之此孔子曾子詩人之意也先生之意也

東坡集卷第二十四



